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二十一回 劉知府驅邪假畫符

話表南邊那個年輕的人，嚇得站起來，會了酒錢，拉著那個色鬼出門而去。劉大人旁邊吃著酒，聞聽這個話，腹內思想，說：「那是姑子廟，怎麼又住著在家女子？莫非是帶發修行？」方才那個人，怎麼又說井中的人頭，像蓮花庵女子之頭？細想來，定是訛言。蓮花庵既將女子殺死，必定掩埋屍首，緣何把人頭扔在井中？豈不是自招其禍？再說，移禍於人，此井又是官井，真真的這個囚徒行事古怪！方才那個人的話，不可不信，也不可全信。此時天氣尚早，何不到蓮花庵觀看動靜，見機而作。」大人想罷，站起身來，會了酒錢，背著藥箱出了酒鋪，照著那個人說的方向，邁步而走。大人一面走著，一面吆喝。

這清官，走著道兒高聲賣：「列位鄉親仔細聽：我賣的，妙藥靈丹無虛假，專治那，古怪病症與惡瘡。」大人雖然裝賣藥，吆喝的悶都嗓子更強。又說道：「一切疔毒無名腫，小兒食積臉焦黃，跌打損傷筋骨壞，還有五癆共七傷，這些病症全能治，北京城內把名揚。」劉大人，正然吆喝往前走，路北邊，門口站立一紅妝，用手一招把先生叫：「快來罷，請你瞧病治夫郎。」大人聞聽又細看：女子的嬌容實在強，黑漆的驢臉擦上粉，好似冬瓜下了霜。

頭上黃髮如金線，根根披散耳邊廂。櫻桃小口有牛腰子大，胭脂搽在嘴邊廂，好像血瓢一般樣。一說話，先露出，板尺黃牙有尺半長。身穿粗布藍夾襖，綠布挽袖上面鑲。紅布褲子不算舊，又往下瞧，相襯那，小小金蓮尺半長。楊柳細腰夠兩擡，瞧光景，只怕早晚要占房。年紀不過三旬上，你聽他，說話故意拿巧腔。世間少有這般婦，恰似那，顯道神的媽媽豬八戒他的娘。

劉大人看罷，說：「娘子將我叫住，有何話講？」那丑婦見問，說：「先生，你會送崇不會？」劉大人聞聽，說：「斬怪捉妖都能，送崇小事，有何不會！」丑婦聞聽，說：「既然如此，請先生到裡邊坐。」大人說：「娘子前行。」

丑婦將大人領進房內，將藥箱兒擱下，然後坐在斑竹椅上。

大人留神觀看，但見那牀上躺著一個人，年紀不過三十四五，又聽他滿嘴裡念念叨叨，也不知他說的是些什麼言詞。大人正然觀看動靜，又聽丑婦講話，說：「先生，牀上躺著這個人，就是我家的男兒，忽然得了這麼個病症，躺在牀上，自言自語，念念叨叨，竟不知他說的是些什麼話語。問著他，他也不知道。據我瞧，倒像撞客著什麼咧。所以把先生請進來，看看是何病症。若治好我家男兒，自有重謝，不敢相輕。」大人聞聽，說：「娘子，既然如此，把令夫的被窩掀去，我好瞧看而治，方不能有誤。」丑婦聞聽，不敢怠慢，站起身形，邁開那尺半長的小金蓮，走至他男人的牀邊站住，用手將被窩掀去，說：「先生請看。」劉大人聞聽站起身形，走至牀前留神細看。

這清官，留神仔細用目看，目視牀上得病的人：年紀不過三旬外，有幾根，狗鬚鬚像鐵針；鷹鼻相配耗子眼，兩腮無肉翻嘴唇；項短脖粗腦袋小，孤拐臉上帶青筋。大人看罷心明亮，腹內說：「長相就是壞賊根。」又聽他念念叨叨自言語，句句胡塗聽不真。大人觀瞧這光景，眼望丑婦把話云：「令夫病症真厲害，我一瞧，冤魂纏繞不離身。」大人剛說這一句，丑婦聞聽面似金。忠良觀瞧這光景，早已明白八九分。故意又用話來嚇：「娘子留神聽我云：趁早若不除邪物，倒只怕，半夜三更要鬧人。」丑婦聞聽魂嚇冒，戰戰兢兢把話云：「先生既然你看破，快施法力趕冤魂。夫主但得災病好，願謝先生二兩銀。」劉大人聞聽這句話，復又開言把話云。

劉大人聞聽丑婦之言，話內有因，說：「娘子，既然如此，快去買黃表紙一張、新筆一管、磷砂二兩、白芨一塊，我畫幾道靈符，將冤魂趕去，病人即刻身安。」丑婦聞聽劉大人的這些鬼吹燈，並不敢怠慢，出去煩了西邊的街坊張興的兒子張柱兒。去不多時，全都買來咧，送到丑婦房中，交代明白，出門而去。丑婦將紙筆等類，遞與忠良。劉大人接過，擱在放的那一張一字桌兒上面。賢臣復又開言，說：「娘子，有裁紙刀拿一把來。」丑婦聞聽，連忙走到西套間屋子裡，拿過一把尖刀，遞給大人。大人接過一看，這把小刀子倒也可以使得，硝魚皮的鞘子，銀什件樺木刀柄。見又留神細看，見那刀柄上面，有刻的三個字，原來是「長保記」。大人觀瞧，不由得心內一動，暗自沉吟，說：「昨日城隍廟前井中撈上來的那一個死屍，胳膊上有針刺的字跡，左邊是『一年長吉慶』右邊是『四季保平安』掐去上二字，豈不是『長保』二字？」大人越想越對，說：「井中屍首，一定是這個囚徒謀害。」大人想罷，知此案歸於有著，可以就此追究。因用那把小刀子，將紙裁開，復又講話。

這清官復又開言叫：「娘子留神聽我云：今夫主，貴姓尊名說與我，靈符上面改謄真。趕去前冤魂除邪祟，家門清泰過光陰。」丑婦難猜賢臣意，真乃是，詭計多端劉大人。為的是，訪問囚徒真名姓，兩下相對辨假真。丑婦不解其中意，眼望忠臣把話云：「奴夫主，姓李行四號叫破廟，奴家刁氏住在北屯。」大人聞聽這些話，親筆拿在手中存。再將那，硃砂添飽霜毫管，黃表紙上起煙云。大人本不會這一道，講不起，既裝師婆要跳假神。手中硃筆胡亂抹，也不知請的是那位神。忠臣畫完擱下筆，眼望那刁氏開言把話云：「這道符，貼在外邊房門上，冤魂再不敢進宅門。」丑婦聞聽接過去，果然貼在外邊存。忠良復又開言叫：「娘子留神聽我云：我再念套解冤咒語，打發怨鬼早離門。若要病好身安泰，明日早，叫令夫，城隍廟中去謝恩，表說自己的真名姓，叩頭禮拜拜香焚。如要不聽我的話，怨鬼再來命難存。」刁氏答應說「知道，先生良言敢不遵？」劉大人說罷不怠慢，拿糖做勢就請神。左手掐訣當地站，眼望李四惡賊根。口中含糊來講話，滿嘴中，一溜哇啦聽不真。大人道：「本府出衙來私訪，為的是，井中屍首少屍靈。還有個，少婦人頭無苦主，高總督，官報私仇把我尋。劉某既做民公祖，豈肯屈棒打良民？你果然，要是井中刀口死鬼，我的言詞要你遵：暫且相容將他放，本府好拿他進衙門。與你雪冤將仇報，叫你家，葬埋屍首好人墳。」大人說罷拍一掌，「吧」，一個嘴巴下狠心，打得個李四一合眼，暗中果然去冤魂。賊人爬起翻身坐，說道是：「賢妻快些插上門。」

只見囚徒李四，被劉大人一個嘴巴打好咧！翻身坐起，愣裡愣怔，說：「賢妻快些將門插上，再別叫他進來咧！」剛然說完，一抬頭，瞧見劉大人坐在椅子上面，賊人不解是誰，眼望刁氏，說：「賢妻，椅子上坐的這位，是哪裡來的？到咱家有何貴幹？」

刁氏見問，就將以往從前告訴他男人一遍。囚徒聞聽，這才明白，腹中說：「好手段！」復又向刁氏開言講話，說「既然如此，那屋裡小櫃子裡還有五百錢，拿來給這位先生買盅酒吃罷。」刁氏聞聽，說：「我有言在先，如若將你治好，送先生紋銀二兩。」賊人李四聞聽他妻子刁氏之言，不由心下為難：再說不拿出來，使不得；再說拿出來罷，白花花二兩銀子，叫人拿了去咧，實在的心疼。這囚徒是得命思財，把賊眉一皺，計上心來。眼望劉大人，開言說：「先生，我有句話和你商議，不知道使得使不得？」大人聞聽，說：「但不知有何話講？」

李四見問，說：「先生，我有個朋友，離這裡不遠，也是得了個邪氣病，鬧得很厲害，總治不好。我見你手段高強，你明日再來，我把你薦到那裡去，管叫你發點財。再者呢，眼下我家中不便宜，明日我給你預備下；再治好了我那個朋友，連我的這個一塊兒拿去。但不知先生意下如何？」

明公想理：這是李四的花串，劉大人是何等樣的英雄，胸藏錦繡，智廣才高，按星宿下界，扶保清朝，算治世的能臣，就叫這個雷公的賺了去咧？那能呢！

忠良聞聽，裝著猜不著，就說：「是，多承薦舉，另日再謝。」大人說罷，背起藥箱，向外而走。李四將大人送出衙門不表。再說劉大人記住了他的門戶，這才邁步而走，要到蓮花庵觀看個動靜，好完此案。

這清官假扮江湖客，賣藥為由把人瞞。穿街越巷走得快，大人抬頭舉目觀：路北就是那廟宇，「蓮花庵」三字刻在山門上邊。朱紅山門緊緊閉，一對旗桿分左右，掛旗絨繩上面懸。劉大人，廟外觀瞧時多會，總不見，有人開門到外邊。無奈復又向東走，卻原來，一塊空地少人煙。

大人舉步向東北走，有一個，藍布包袱扔在那邊。忠良說：「必因荒疏失落此，到家要找難上難。富足之家還猶可，窮苦之家

坑個眼藍。」大人思想朝前走，來到跟前仔細觀：小道旁邊是路北，包袱就在路北邊。大人伸手忙拿起，只覺沉重不可言。忠良說：「何不打開看一看，什麼東西在裡邊？」說話之間解開扣，留神看，有個蒲包封裹嚴。大人說：「必是吃食物，定是瞞人套往還。」說著打開蒲包看，把一個，為國的忠良倒為難。